



美国加州博览会学员酷暑中传递大法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二日，一年一度的“加利福尼亚州博览会”在加州展览馆拉开了为期十八天的序幕。

七月的加州首府沙加缅度，骄阳似火，几乎每个周末气温都在华氏一百度（摄氏 38 度）以上。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博览会的自由言论区设立了法轮大法真相展台，向过往的游人介绍大法的美好，并揭露邪恶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而残酷的迫害。

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当地学员每年都到此向广大的当地居民及游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传播大法的福音。许多人已由此知道了什么是法轮功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在经过大法展台时，有好些人脱口而出：“法轮功！”许多人对学员报以亲切的微笑，并点头致意，有的说拿过资料了，有的还关切地询问迫害是否还在继续。

展会期间也有从大陆或其它地方来的华人同胞，他们都态度友好，让人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或华裔明白了真相。一对大陆来的留学生，不仅驻足听取真相，还拿了资料。一位年轻的华人在经过大法展台时，笑着大声念出：“法轮大法好！”当天前来摆设展位的法轮功学员，有十多岁的小孩，也有老年人，他们都无惧高温，将大法信息送到了有缘人手上。◇



西雅图海洋节炬光游行 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晚，仲夏的西雅图迎来了第六十三届海洋节盛大的炬光大游行 (SEAFAIR Torchlight Parade)。炬光大游行是全美十大游行之一，在西雅图夏季一个多月的海洋节系列活动中被称作“海洋节宝石”，每年吸引大约三十万现场观众和七十万电视观众。美西北法轮大法学会已经是连续第八年应邀参加海洋节游行，而“大法船”花车的设计更是独具匠心，精彩夺目。

今年的游行共有一百一十二个团体参加，游行队伍晚上七点半从西雅图太空针电视塔出发，沿西雅图市中心最繁华的街道第四大道行进，终

点位于中国城附近的世纪互联体育场，全程约二点五英里。游行队伍中有各式花车、军乐队，阿拉斯加航空的充气飞机造型，以及装扮成马戏团小丑和加勒比海盗的游行等，给人们带来了夏日的无尽欢乐。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有步行标语队（分列法轮功游行队伍的最前和最后部分）、金光闪闪的“法船”和腰鼓队三部分组成，在当晚的游行中，色彩明亮醒目，在行进中备受观众青睐和好评。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人们有的惊叹不止，有的热烈欢呼，不少西方人呼喊“法轮大法”、“漂亮！”等，学习炼功动作，孩子们学着合十，热烈的掌声此起彼伏。◇

德国古城传真相巧遇中国有缘人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德国雷根斯堡的天气有些阴晴不定，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风雨交加，但这并没有影响人们观赏这座美丽古城的兴致，市中心的Neupfarrplatz依然热闹非凡。鲜花、水果、味道各异的奶酪、新鲜烘焙的面包、会跳舞蹈的小木偶、有着异域风情的非洲鼓点，这里融合了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在这熙来攘往的热闹中，悠然传来一段静雅高远的乐声，这是法轮大法的炼功音乐。这个周六，法轮大法学员在这里搭起了信息台，给人们带来大法洪传世界的美好，也给人们讲述法轮大法学员在中国经受的惨无人道的迫害。◇

修大法身心受益 宁淑艳惨遭中共迫害

【明慧网】我叫宁淑艳，今年四十六岁，家住辽宁东港市马家店镇。修炼之前，我身体患有多种疾病：胰腺炎、胃下垂、胃炎、贫血、神经衰弱、皮肤过敏症、手脚冻疮、妇科疾病、肩周炎、头痛、耳鸣。我的病修炼法轮功身体逐渐恢复健康。

一、迫害伊始，被流氓恶警绑架、毒打折磨四个多月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底，他们捏造事实对我进行构陷。东港市公安局政保科长王润龙（现为国保大队长）、副科长王元军等十几名恶警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不出示任何证件、证明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和同修齐淑华一起绑架并非法进行抄家。从我家的店铺里，非法抢走所有的真相资料、几瓶进口复印粉、大法书籍《转法轮》。当时在王润龙、王元君亲自指挥下，张凤斌和另一名恶警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围观世人的面抓住我的头发，另一名恶警拽着我的双腿，强行把我从商店里横着抬出屋去。张凤斌一边抬着我往警车上拖，一边污言秽语说：“谁稀罕你，酒店里面的小姐有的是。”其嘴脸胜似流氓土匪。

我和齐淑华被劫持到马家店镇派出所。恶警王兆武在王润龙的指使下，对我和同修齐淑华进行野蛮毒打。王兆武一边打我，嘴里一边喊着骂着：“做什么好人，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下你可落到我的手中了！”他用拳头猛击我的头部，穿着皮鞋的脚狠命的踢我的两条腿。我被打得两眼看不清东西，腿脚都不好使。打完后，又给我戴上手铐，时间长达八、九小时。这期间我要去厕所，恶警王兆武说：“叫你拉到裤子里、尿裤子里。”田连昌站在门外，歪着脑袋看着我，目光充满着仇恨。

当天我和齐淑华被他们拉到东港。我被关进东港拘留所，齐淑华被关进东港看守所。

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后，又被转到东港看守所。在看守所，我被他们折磨四个多月，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二、看守所恶警毒打法轮功学员，强迫干超负荷的劳役

东港市看守所的恶警们为了搞

“创收”，强迫法轮功学员干超负荷的劳役为他们赚钱，不分昼夜的干，做的都是工艺品。每个法轮功学员的手指上的皮都磨没了，疼痛难忍。恶警规定每人必须完成的数额，完不成定额就不给饭吃，也不准睡觉。

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拒绝这种毫无人性的迫害。女恶管教纪皓洁怕自己赚不到钱了，恼羞成怒，将法轮功学员郭运兰拽起来就是一顿毒打，一口气扇了好几个耳光。继而又毒打其他法轮功学员。

三、向恶警王润龙劝善、讲真相，被关“严管号”迫害

我们要求见迫害主谋王润龙。几天以后，王润龙来到看守所。法轮功学员慈悲的给他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劝他不要再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否则对他自己和他的家人都会带来不利。法轮功学员的慈悲没有唤回他的良知，相反，他倒加重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下令看守所将我关进“严管号”。

“严管号”的小屋里黑暗无光，里边摆着酷刑用的各种刑具。因为绝食，我的身体非常虚弱。被关进“严管号”就象进了地狱一样，与外边的世界完全隔绝了。家人更不知我在里边的情况。

王润龙利用这个机会，用伪善和欺骗的手段来敲诈勒索我的家人，但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于是，二零零二年四月将我非法劳教，秘密送往臭名昭著的沈阳马三家教养院。那里的狱医给我体检时查出我已患糖尿病且多达四个加号，被狱医拒收。押送我的女恶警见劳教所拒收我，没达到他们的目的，气急败坏的说：“你没有病，你是饿的。”两个恶警，一男一女硬把我架到了体检室。狱医说：“人都这样了，赶紧走，这里不要。”就这样，他们才不得不把我拉回东港，但不放我回家，又把我关进东港拘留所。在拘留所里，我的身体状况更加不好，拘留所怕出人命，第二天通知家人把我接回家中。

四、被东港市“六一零”长期跟踪监视，被迫流离失所多年

回家后，我继续学法炼功，身体逐渐恢复健康。我没打一针、没吃一粒药，家人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恶警王兆武、张凤斌、田连昌（东港市看守所管教）、王春玉等人在政保科长王润龙的指使下，暗中安排恶人对我进行秘密监视，监听我家的手机、座机电话。我与家人出门时，身后有警车跟踪，还有坏人盯梢。不但对我进行监视，连我的家的几位亲人的行踪也受到跟踪，使我和家人无法正常生活。

得知我的身体康复了，东港市“六一零”在恶警王春玉带领下，以看望我的“病情”为由私闯我家。看到他们，我丈夫吓的赶快说：“我家都被搞成这样了，她（指我）已经不炼了。”我当时正在里屋给女儿洗澡。他们呆了几分钟后走了，他们是来探听情况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王春玉又把东港市“六一零”、政保科王润龙等人引到我家。他们来到我家店铺门口，喊着叫我开门。我知道他们没有好意，一直不给他们开门。直到中午，我的家人打电话给王润龙谈了我的实际情况，希望他不要再作恶。

王润龙却狡辩说：“我们现在要把宁淑艳送丹东医院复查病情。”我看他们执意要抓我，只好先到别处去躲避一下。恶警王春玉却开着警车撵到此处，在对面监视我。后来又闯进屋里企图抓我，被我的亲人给撵走了。这次他们绑架我的阴谋没有得逞。

后来，恶警到处追捕我。我被迫流离失所，漂泊异乡，离开了年仅十岁的小女儿。女儿想念着妈妈，时常以泪洗面。孩子饥一顿的、饱一顿的，跟着爸爸艰难的度日。

有一天，恶警再次闯进我家的店铺，看我是否回来过。女儿吓得撒腿就跑，她让亲人转告我：“告诉我妈妈千万别回家来。”孩子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和伤害。

五、原本幸福的家庭被拆散

在这期间，我丈夫陈兴军也很辛苦，整日开车出去批发冷饮，非常劳累，家里的一切重担全落到他一个人身上，家里无人做饭，只好带着孩子去饭店就餐，在当地恶警和不法官员的唆使下，丈夫把另一女性领回家中非法同居，霸占了我的全（接第三版）

辽宁省东港张贤芝自诉被迫害的经历

我叫张贤芝，今年六十六岁，我于一九九七年二月开始修炼大法。修炼法轮大法前，我身体不好，性格、脾气也都不太好。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身心健康，性格开朗，笑口常开，整个人变了样。单位同事都说我象换了个人似的。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恶党疯狂打击迫害法轮功，阴风刮到我们这里，孤山镇政府、社区街道的人和孤山公安分局的恶警经常不断骚扰我。我所在单位的领导还用停发退休金来要挟我。他们说：“如果你不放弃修炼，就停发你的退休金。”

东港市公安局派恶警去北京劫持我会当地，其中一名恶警（记不住姓名）搜我身，逼着我把手里的钱都掏出来交给他。他说暂时给我收管，以后再把钱还给我，他威胁说如果我不掏出来，他搜身搜出来了就全部给没收，不给我了。我信以为真，就把钱掏出来交给了他，当时记在纸上的，总共是一千八百五十三元，至今也没还我一分。非法搜完了之后，给我戴上手铐，塞在副司机座后面的汽包上，又硬又滑。十四个小时后到东港，恶警将我送进了拘留所非法拘留半个月。

二零零零年秋季，孤山镇政府强迫法轮功学员去参加什么“转化”大会，利用被恶党谎言蒙骗而邪悟的人来强制洗脑。我被他们强迫抱着刚满一岁的小外孙女去。那个邪会后，恶党人员又叫邪悟者三次上我家来逼着我交大法书籍。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正在家中洗衣服，突然闯进来了七、八个恶警，他一进屋，就像土匪一样，非法抄家，到处乱翻，连针线盒和孩子的玩具盒里的东西都给倒出来看。恶警抢走四本大法书籍和当时正在听的大法师父讲法录音带、一台小录音机，笔记本电脑一台。

被绑架关押在孤山公安里，每人关一个屋审问，关了一整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到晚上的时候，将我们送进东港拘留所，没有一口水，更别说吃饭。同时与我一起被绑架的还有同修王炳林、李连运、孙淑英、小周等，我们一起被劫持到东港拘留所。在拘

留所，我和另一个同修绝食抗议他们的非法关押迫害。绝食第四天，我写了一份抗议书。第五天的时候，公安局政保科长王润龙来提审我。我走进他的提审室时，我把他们从我家抢走的条幅贴在提审室的门口正对面。

王润龙看见了恼羞成怒，大吼说：“你还真、善、忍呢，你善，你还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条幅贴在我们公安局的对面，你要灭了我们哪？”我说：“我们师父说的灭邪恶，不是指人。我用你们明白的话说，就是灭你们眼睛看不到、手也摸不着的，”他们听后“噢”的一声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还给他们讲“四二五”的真相和“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在拘留所我被非法拘留十三天。王润龙一伙听了真相后不但不醒悟，反而又将我送进了东港洗脑班。

洗脑班地点在东港福利院，是东港市政法委“六一零”、公安局等部门合谋迫害法轮功学员搞的。东港几十名法轮功学员都被劫持到这个洗脑班。政法委“六一零”、国保大队及各乡镇政府、派出所的人每天逼着法轮功学员看污蔑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录像，灌输恶党的歪理邪说，然后又分开屋，逼着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谈认识、表态度。我一个一个的揭穿中共恶党编造的欺世谎言。孤山镇镇长戚淑华气急败坏，找来六、七个人，还把我的家属也给找来了，她指着我说：“她敢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录像全是假的！她，她不想出去了！”后来不长时间，戚淑华得了股骨头坏死病。

非法关押期间，恶官、恶警、恶人给我们非法拍照、逼我们写保证书。我不写，他们就用伪善来圈弄我让我写，我就是不配合他们。在洗脑班我又被非法关押了十三天。回家后，中共邪恶之徒继续来骚扰我，指使七个人监视我，有孤山镇政府两男两女，孤山公安分局一个，街道两个，背地里还有两个地痞，他们站岗、蹲坑、望门、扒窗，象贼一样。◇

（接第二版）部家产，拆散了我们原本幸福的家庭。

六、中共株连迫害 父母双亲含冤离世

在我流离失所的这些年中，国保大队长王润龙不断的指使当地派出所到处寻找我的下落，经常恐吓、威胁、骚扰我的亲人，对我的亲人造成巨大伤害。

邪党要召开“十六大”，派出所打电话给我的亲人，逼着我的亲人们把我找回来。扬言：“要是找不回来，就是从地里刨也得把她刨出来。”恶警深更半夜闯进我娘家，搞突然袭击来抓捕我。我的父母已近八十岁了，见他们深更半夜来抓我，吓得浑身发抖。惊恐之下，造成我父亲思想意识不清。

自从我遭受迫害那天起，父亲原本硬朗的身体开始染病了；母亲思女心切，成天睡不好觉，时常找没人的地方偷偷的流泪，趁她的儿媳不在家时，还会放声痛哭，求佛保佑我平安。当儿媳听到她哭声询问她哭什么时，她却不敢承认自己哭过，硬说人家听错了。老人怕儿媳责备，怕儿媳说她有病花钱都是想念自己姑娘造成的。有一次母亲病得快不行了，家人立即送医院抢救，等老人苏醒过来时，护士她叫什么名字，母亲回答：“我叫宁淑艳。”

恶警深更半夜去我娘家抓我，使母亲有病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母亲一方面日夜思念、挂念着我，盼着见到我，另一方面又一边嘱咐家人不让我回家看她。在这种痛苦的折磨中，母亲的身体彻底垮下来了。

二零零三年母亲含冤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嘴里还在念着我的名字，泪水布满了眼角。相隔一年，父亲也含冤去世了。父母养育了我，我却在父母去世时没能见上他们最后一面。中共恶党的残酷迫害，使我不能在家尽赡养老人、孝敬父母的义务，给我造成终生遗憾。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十二年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遭天惩！天灭中共就在眼前，而那些执迷不悟、仍与中共邪党为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必将随着中共邪党的覆灭而被销毁！◇

“共产党养活了我”是错误的思想

【明慧网】认为是“共产党养活了自己”的这种人，大概有这么几种：中共的获利者（贪官、五毛等）、退休工资较高者、觉得现在政策好的人。不论是哪种人，其实都是受了中共的诱骗，最终受害的是自己。也许是家庭的原因吧，我被中共诱骗的几率比别人低了很多，下面我就说一说我的故事：

上学时，课本上说地主是坏人，因此我就恨上了地主。当妈妈不情愿的在我的学生登记表成份一栏中填上“地主”时，我都懵了：妈妈，你怎么能是地主呢？你什么是地主啊？地主是坏人哪！

为了消除我的误解，妈妈大胆的说了真实情况：地主也是普通的人，和农民一样劳动，只是拥有的财富比别人多一点。后来共产党来了，他们半夜偷偷从姥爷家后窗户跳到院里偷东西。再后来，共产党抢了姥爷家的土地和财产，姥姥被吓死了。为了远离人们的白眼，妈妈努力的读书，考学离开了那块生长的土地，但她的身体也垮了（我把这些藏在了心里，如果谁要知道我有这种思想，我就是小反革命）。

长大后我才知道，为了给妈妈治病，我家欠了很多外债。为了能帮家，学习成绩很好的我没能参加高考，过早的参加了工作，老师们都感到痛惜。刚开始听人说“共产党养活了我”时，我搞不懂。在我的心目中，人小的时候是父母养活

的；大了是自己劳动赚钱养活的（靠遗产生活的人不多）；老了靠儿女养活。即使有退休金，那也是自己工作多年创下的财富中的一点而已，大头已经被中共拿去了，为什么说是共产党养活自己呢？为什么要感激共产党呢？

几年前我去农村的老姨家，看到院里有两个大棚。我问姨夫：您说这扣大棚，以前的人就不会吗？不然怎么会穷成那样？姨夫说：“怎么不会，可是谁敢扣？割‘资本主义尾巴’能割死你。”我说：“您不是说共产党好吗？”姨夫笑了：“我是故意气你的，它好什么好？跟我一般大的三个人，就是跟共产党整别人、瞎蹦跶，不到四十岁就都死了。现在政策好了，共产党不管喽。”我说：您最后一句话，有半句是错的。看着姨夫询问的眼神我说：“是，共产党再管它就玩完儿了。它放手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了。”姨夫连连点头。现在说“共产党养活了我”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中共的骗术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识破。老百姓为什么恨贪官？因为贪官贪的不是中共的钱，而是百姓的血汗钱。中共根本就没有一分钱。

中共是靠喝人民的血而存活。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当上天对中共清算时，那些对中共心存感恩的人是最危险的，因为中共用“共产党养活了我”的这道符，把人推上了中共的断头台。◇

是自焚还是演戏？



【明慧网】说自焚是骗局，有些人心理接受不了，认为堂堂的政府、公安怎么能干这栽赃陷害的事。但是看看央视放的“天安门自焚”镜头，“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放着的雪碧瓶（上图红色圈所示），显示出完好不变形。

但大家都知道雪碧瓶是塑料的，不能耐高温。你可以用汽油烧一烧看看这塑料瓶能耐几秒钟？本人试过了，五秒钟瓶子开始变软，七秒钟收缩，变形，十秒钟缩成一小疙瘩并燃烧。

汽油火的温度很高，可以迅速达到四百一十度以上，但满身浇汽油的王进东耳朵没烧坏，头发大部分完好，在高温气体中连声带都没烧伤，还能喊口号。谁不知道让开水烫一下（也就是秒把钟吧）还要起泡，疼痛难忍，可王进东坐在那里却稳如泰山。在看站在王进东身边的警察更刻意等他喊完口号，才慢慢把灭火毯覆盖在他的头上，丝毫看不出救人的紧迫性；天安门巡逻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专业灭火毯，难道警察每天都携带如此多的灭火设施巡逻？

在户外采访声音效果差，为了保持录音效果，往往把话筒尽量靠近被采访者。王进东在电视里清晰洪亮的口号声恰恰证明摄影师离他很近。突发事件中能有这么及时、近距离的拍摄吗？而且在他喊口号之前，警察手中拿着灭火毯在他头上摇晃，没有丝毫着急灭火的意思。这是自焚还是演戏？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顺天意
三退保平安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的谎言与暴行，到2012年8月1日已有超过1亿2千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级官员。

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风景区发现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经三批地质专家鉴定“藏字石”为2.7亿年前天然形成，

“藏字石”的图片还被印在风景区的门票上。其实这就是老天爷借着石头告诉咱老百姓，上天要灭这个总是贪污腐败害咱们老百姓的中共邪党，所以说“天灭中共”是天意。只有顺应天意，声明



“三退”保命才是明智选择。图为“藏字石”照片，小图为风景区门票。